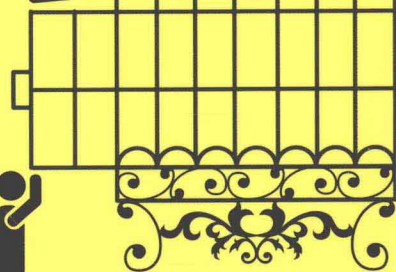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传说

精彩故事汇

李慕雪 著

逃跑的 木偶



鹤舞神州

魂断千岛湖

古宅里的神秘男孩

木雕娃娃的爱情

白纸灯笼

一二三，木头人

柠檬女孩的爱情演习

泣血胭脂糯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新说

精彩故事汇

逃跑的木偶

李慕雪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逃跑的木偶 / 李慕雪著. — 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4.1
(中国新传说)

ISBN 978-7-5078-3656-1

I. ①逃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0979号

逃跑的木偶

著 者	李慕雪
责任编辑	张娟平 廖小芳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 社 址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 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广内印刷厂
开 本	640 × 940 1/16
字 数	150千字
印 张	11.5
版 次	2014年1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4年1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656-1/I · 463
定 价	18.00元

CIP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“新传说”故事丛书出版说明

故事是什么？它是一种文学载体。它来自民间，是最“下里巴人”的艺术。正因为如此，它就具有天生的泥土芳菲，深受百姓喜爱。

故事产生于远古时代，它伴随着人类语言的诞生而诞生，记载了人们生活中的柴米油盐、酸甜苦辣，见证了人类的漫漫历史长河。中国如此，世界各地也如此。一部《天方夜谭》吹开了多少人心头的情结。故事就像音乐，不受地域风俗的限制，它可以跨越国界，迅速沟通人们的心灵。故事是历史的“活化石”，它就像是银杏，虽经历千秋万代的风风雨雨而愈发繁荣。

著名的“鬼才”戏剧家魏明伦说：“故事是戏剧之本。”一点不错。但凡文学艺术，离开了故事性，就十分乏味。现在许多国内的电影电视，虽然轰轰烈烈，画面优美，可是往往因为没有故事，让观众看后大呼上当。而好莱坞之所以生命之树常青，就是因为他们深知故事是戏剧之本的真谛。

故事基本上是“口头文学”。一篇故事诞生后，就迅速在人群中传诵，并经过人们的加工、增删、提高再传诵。故事给人们艺术的享受，教人们如何欣赏真、善、美，如何辨别假、恶、丑。

进入信息时代后，故事不仅没有萎缩，反而更加显示出勃勃生机。现在，几乎各省的电视台都开辟了讲故事的专栏。就连比较枯燥的法制类新闻，也采取了讲故事的形式。

我们听故事、看故事，不仅放松了身心，获得了精神享受，提高了写作水平，学到了知识常识，而且可以从中获益匪浅。几年前，一个西安的高考学生，因为课外经常看故事，牢牢记住了《故事会》杂志发表的一篇“弯弯的月亮”，而高考的作文题目与这个故事内容相似，于是乎，他一挥而就，写出了“豆角月亮”，并获得了作文满分。

“新传说”故事丛书，就是从全国的精品故事中筛选出来的，可以说是篇篇珠玉，风采各异，美不胜收。我可以说：只要你看一看，读一读，就一定开卷有益。

故事让我们受益，这不是空话，也不是口号，是实践的感知。愿我们的读者都能从中受益，这也是我们编此丛书的初衷。

目 录



- 鹤舞神州 /001
- 龙之风眼 /012
- 山魈鬼宫 /024
- 不死山庄的秘密 /037
- 魂断千岛湖 /047
- 愤怒的蝙蝠 /061
- 逃跑的木偶 /070
- 天使也会尿裤子 /082
- 黄泉饭店 /087
- 白纸灯笼 /096
- 禁 符 /100
- 古宅里的神秘男孩 /108
- 宫廷里的神秘刺客 /116
- 处子珠娘 /121
- 泣血胭脂糯 /126
- 子母凶 /141
- 翠羽金铃 /146



蜈蚣珠 /153

木雕娃娃的爱情 /162

一二三，木头人 /167

柠檬女孩的爱情演习 /172

鹤舞神州

一、扎龙鹤唳

十月份的齐齐哈尔已经很萧瑟了，扎龙生态保护区的鹤群开始向南迁徙，飞往江苏盐城过冬。江城驾着滑翔机进入扎龙境内不久，就遇到一队迁徙的鹤群。湛蓝的天空下一队白鹤扇动银翼，伸颈并足，姿势优美高贵。江城看得激动，他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管，自幼对鹤情有独钟。这次借休假的机会到扎龙来，就是要与鹤同翔，一了夙愿。

鹤群很快飞了过去，江城调整滑翔机方向，不舍地跟在鹤群后面不远处。忽然一声枪响，鹤群顿时发出清越嘹亮的鸣唳。江城大吃一惊，只见整个鹤群已经被惊得乱了队形，直腾高空，惶惶然四下盘旋。每年鹤群大迁徙都会引得偷猎者垂涎觊觎，比起暴风雨和天敌，枪声更让它们心惊胆战。

被击中的是一只体型优雅的雌性白鹤，左侧的翅膀耷拉下来。尽管它拼命挥舞完好的那只翅膀，还是飘飘摇摇脱离了队伍。江城立刻拉下操作杆，追着那只白鹤飞了过去。白鹤又惊又怕，拼命飞离滑翔机。江城围着白鹤飞翔盘旋，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，

跟着它不断降低高度。白鹤体力不支，看准一大片枯黄衰败的草丛，打算遁身其中。这时有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从草丛里钻了出来，端起猎枪再次对准受伤的白鹤。白鹤一惊，立刻挣扎着再次腾空。

“不要！”江城下意识大叫一声，冒险地抢在白鹤前面，几乎贴着那人的头皮飞掠而过。鸭舌帽男人没料到他敢这么大胆，惊慌过后跳脚大骂。江城追上白鹤，聪明的白鹤已经分清敌我，和滑翔机平行飞翔了一会儿，一头扎进了江城怀里。江城被它硕大的身躯冲得一阵摇晃，心里却大喜。他打开动力装置，滑翔机立刻嗡嗡着向着云端飞去。

徘徊等待的鹤群见江城载着白鹤归来，都围绕鸣叫。白鹤扭头看了江城一眼，冲着鹤群发出一声极具穿透力的鸣叫。江城疑惑不解，在白鹤连续鸣叫几声之后，鹤群重新列队，跟着滑翔机飞了一会儿，振翅向着南方飞去。

江城恍然大悟，白鹤的意思是让它们不要再管它，继续向前飞行。白鹤目送它们渐渐飞远，不断涌出的鲜血染红了白羽，无力地将头垂在江城的手上。江城一阵心酸悲怆，掉头向北飞去。扎龙一定有救助站，他要不惜一切救活这只白鹤。

二、狭路相逢

滑翔机降落在一个叫青羽的小型救助中心，江城抱着受伤的白鹤冲进简易围墙，大声叫：“医生，医生！请救救它！”一个大眼睛的短发女孩闻声跑出来，顾不上盘问，先查看白鹤的伤情。“它要死了吗？它已经死了吗？”江城看着毫无知觉的白鹤，惊恐地追问。“是麻醉弹，不是致命伤，没有生命危险。”女孩说，

“不过子弹还在里面，要马上取出来！”江城松了一口气，女孩接过白鹤，抱进屋娴熟地为它止血取子弹，然后上药包扎。

“为什么是麻醉弹？”江城不解地问。女孩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气愤地说：“这些都是走私卖到国外的，活的鹤可比死的值钱多了！”女孩说她叫柳怡，和爷爷柳兴旺一起在这个救助站工作。江城讲了白鹤遇袭的经过，两人同仇敌忾，一下拉近了距离。

白鹤苏醒后，柳怡给它喂了水，将它安置在一个笼子里。这里至少还有上百只背上青灰、两颊胭红的成年白枕鹤，其中一对交颈嬉戏，雄鹤伟岸，雌鹤优雅，神采尤其出众。“它们是鹤群的金童玉女哦，雄鹤背上像一幅水墨画，所以叫丹青；雌的两颊红晕，叫朱颜。”柳怡自豪地说，“丹青还是领头鹤呢！”“名副其实，我救的那只可以叫白雪！”江城笑着说，忽然发现它们好像一点也不着急迁徙过冬的事，飞舞觅食后，悠然回到巨大的网仓休息。江城提出疑问，柳怡不答反问：“白枕鹤每次下两枚蛋，却永远只是三口之家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江城摇头，柳怡回答：“白枕鹤父母只有能力抚养一个孩子，孵出两个宝宝后，它们会挑出强壮的那个精心喂养，被淘汰的就夭折了。如今白枕鹤越来越稀少，这些都是我们捡回来的输在起跑线的宝宝。它们没有老鹤带领，无法独立迁徙过冬。”江城再次看向那些白枕鹤，不禁动容。

这时外面传来鸣笛声，两辆车直接开进工作站。“柳怡！”一个戴眼镜的白净青年从二手奇瑞里钻出来，柳怡欢欣地拉住他的手，两人明显是情侣。另一辆车就比较名贵，下来一个胖胖的中年人。江城一眼看到跟在他身后的随从，顿时瞪大眼睛。那人戴着鸭舌帽，正是打伤白鹤的偷猎者。鸭舌帽早就看到停在外面的滑翔机，也在虎视眈眈看着他。

江城顿时怒火中烧：“打伤白鹤的就是他，我马上报警，一定要严惩这些偷猎贼！”柳怡听了这话脸色一变，质问陶俊杰：“真是你们打伤的？”“糊涂东西，说好来打野鸭子，你怎么敢打鹤？”中年男人骂道。“一场误会，”陶俊杰解释，并从中周旋：“这位是陈大福陈老板，我们头儿的朋友。没事进来散散心，就想打几只野鸭子玩玩！”陶俊杰在扎龙机关单位工作，难免做些逢迎的事，柳怡隐忍不语。江城看透这一切，冷哼一声，转身回去照顾白鹤了。

陈大福主仆参观了工作站，就先告辞了。晚饭时，爷爷柳兴旺从城里回来后就愁眉不展，见有客人才打起精神招待。“爷爷，事情有眉目了吗？”柳怡关切地问，柳兴旺摇头不语。江城一问才知道工作站的这些白枕鹤要留下过冬，必须要有完善的房舍和保暖设备，这些再加上足够的食物，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眼看一天比一天凉，柳兴旺需要的经费还没有着落。江城蹙眉思索，脑海中忽然灵光一现，兴奋地说：“没有这些也不要紧，我可以用滑翔机领航，带它们去盐城过冬！”柳兴旺一愣：“这能行吗？”

三、为鹤领航

“扎龙到盐城两千多公里，对于鹤群来说快则一天，慢则一天半，一定可以到达。我这架滑翔机是最先进的，时速可以达到一百五十公里以上。只要取得鹤群的信任，一定没有问题！”江城又讲出救助白鹤时的情形，坚信鹤是有灵性的，能和人沟通交流。柳兴旺激动不已，一把攥住江城的手，说：“要是这样，我可要替这些白枕鹤好好谢谢你！”陶俊杰一直沉默不语，这时忍不住看向江城：“这么说，你是要住上一段时间了？”

不管陶俊杰多么不乐意，江城还是留下来了。为了万无一失地把鹤群带到盐城，江城开始正式训练。他把滑翔机重新着色，刷成和白枕鹤差不多的浅蓝灰色。自己也全副武装，力求和白枕鹤一体，就差戴一支细长的鹤喙了。滑翔机起飞以后，江城用哨子引领鹤群。一开始鹤群只是惊诧地看着他，并不敢靠近。雄鹤丹青到底有领袖之风，最先跟着飞了一趟，接着又有几只加入了队伍。大家兴奋不已，只有陶俊杰满脸阴郁，很不高兴。

白雪的伤势愈合很快，几天后也能慢慢跟着飞翔了，江城有意放慢速度照顾白雪。“在蓝天下与鹤一起飞翔，是什么感觉？”柳怡羡慕地问。“化身为鹤的感觉，要不要试试？”江城微笑邀请，柳怡大喜过望。“柳怡，还是不要上去了，不安全。”陶俊杰拉住她的手，但柳怡实在无法抵抗飞翔的诱惑，还是上了滑翔机。江城一直对陶俊杰用狩猎送人情的事大为不满，挑衅地冲他笑笑。陶俊杰的脸阴得能滴下水来，暗暗攥紧了拳头。

江城启动滑翔机徐徐升空，白雪和另外几只白枕鹤立刻跟上来，尾随左右。柳怡张开双臂，兴奋得大声尖叫。他们在巡视滑翔的过程中，发现一辆形迹可疑改装过的大卡车，几个人正在往车上搬什么东西。江城降低飞行高度，那几个人发现了滑翔机，立刻加快速度，锁上厢门。江城一眼看到鸭舌帽熟悉的身影，诧异地问：“陈老板他们还没离开？”柳怡皱起眉头，说：“这件事有些蹊跷，我们先回去！”江城颌首，掉头返回工作站。

一回到工作站，柳兴旺就急忙迎上来，见他们和几只鹤安然无恙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柳兴旺说刚刚得到消息，扎龙这几天出现了一只巨型怪鸟，很多白鹤都遭了毒手。柳怡把见到可疑货车的事也说了一遍，三人商议尽快引鹤南下过冬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这时陶俊杰跑过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不好了，芦苇

荡来了一只怪鸟！”三人一愣，几乎同时拔足飞奔而去。

四、第三者

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这并不是传闻中的怪鸟，而是一只途经工作站的野鹤，只是比平常的鹤大了很多。它目光犀利精睿，鸣声透亮直达云霄。立时风姿卓然，展翅的刹那神采动人，独有一种雄霸天下的不羁气概。鹤类从来就是忠贞的爱情鸟，在一生漫长的几十年里，就算失去配偶也单身到老。但凡事都有例外，雌鹤朱颜似乎怦然心动了。

野鹤也对朱颜恋恋不舍，流连不肯离去。雄鹤丹青不甘戴绿帽，与它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。虽然两个都掉了许多羽毛，但丹青明显处于劣势。“丹青完了，这根本就是小业主碰上耍酷高富帅啊！”陶俊杰物伤其类，不禁哀叹。柳怡嗔怪地瞪他一眼，说：“你胡说什么，朱颜不会离开丹青的！”陶俊杰听到这句话，一直阴云密布的脸才稍稍放晴。江城看在眼里，但笑不语。

野鹤见强攻不成，开始智取。它手眼通天地搞来小孩玩的玻璃球弹珠，衔来送给雌鹤朱颜。这一招很管用，朱颜开始飞出去和它约会，而且主动用喙为它梳理羽毛。雄鹤丹青成了呆头鹤，傻傻看着这一幕。柳怡和陶俊杰瞠目结舌，江城笑笑地说：“这玻璃珠子对它们来说，大约等同于钻石了吧！”

鹤群大概和人群一样八卦，这对三角恋吸引了所有的白枕鹤，它们再也没有心思追逐滑翔机飞翔了。柳兴旺为了尽快恢复训练，开始大力驱赶那只野鹤。结果适得其反，雌鹤朱颜终于在一天早晨跟着野鹤飞走了。雄鹤丹青遭到致命的打击，心碎神伤，一连几天不飞舞，不觅食，只是向朱颜离去的方向张望。这时意料之

外的情况发生了，白雪柔情款款地接近丹青，用美丽的喙轻啄抚慰它。

雄鹤丹青迟迟恢复不了状态，整个鹤群都无法训练，眼看引鹤南下的计划就要搁浅了。柳兴旺心急上火，江城承诺：“如果不能顺利南下，我不会袖手旁观，一定帮这些白枕鹤顺利过冬！”柳怡喜出望外，柳兴旺则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“又一枚玻璃珠子！”陶俊杰冷哼一声，“还能一箭双雕，果然人比畜生高明！”柳怡瞪他一眼，江城假装没听到。

这段时间，巨型怪鸟袭击鹤群的事时有发生。好在鹤群逐渐都迁徙离开了，剩下的老弱病残都在各个工作站由人专门看护。这天天刚蒙蒙亮，江城忽然被网仓里传来的齐声鹤唳惊醒。江城翻身下床，一拉开门就被黑洞洞的枪口抵住了，是鸭舌帽。

五、有鹤来矣

陈大福正在指挥手下封住网仓，瓮中捉鹤。被捉住的白枕鹤被塞进一个个大铁笼子里，装到门口的大卡车上。江城这才明白之前见到的大卡车就是陈大福在偷猎，估计他们上次来这里就是踩点来了。陈大福瞟他一眼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滑翔机能飞的地方多了去了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！”

柳怡、柳兴旺和陶俊杰三人也被带了出来，柳兴旺一见鹤群在网仓里上下飞舞躲避，乱成一团，顿时心痛如绞。“你们马上离开这里，不然我和你们拼了！”柳兴旺气得浑身颤抖。陈大福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捉完鹤自然就走，这还得多谢你的孙女婿，没有他里应外合，我怎么找得到这么大批货？”柳怡祖孙俩惊愕不已，陶俊杰是他们的内线？

陶俊杰面色尴尬，嗫嚅解释：“柳怡，我也是为了挣点钱，好为我们结婚买房子！”“你这个混蛋！”柳怡尖叫一声，扑过去厮打陶俊杰。柳兴旺趁机去打开网仓的备用开关，剩余的几十只白枕鹤扑棱棱腾空而起，四下逃散。陈大福恼怒切齿，一使眼色，鸭舌帽就对着柳兴旺开了一枪。柳兴旺腹部中弹，顿时血流如注，这次不是麻醉弹。

江城大吃一惊，急忙搀扶住他。柳怡大声哭叫：“爷爷，爷爷！”陶俊杰面色骤变，质问陈大福：“你答应不伤人的，怎么可以开枪？”“坏了我的财路就该死，你们这么情深义重，不如一起去吧！”陈大福翻脸不认人，鸭舌帽再次举枪对准他们，江城急忙护住柳怡。这时一声鹤唳，白雪直冲下来，宽大的羽翼扑面打在鸭舌帽脸上。

白雪扇动翅膀，忽左忽右，上下攻击鸭舌帽。鸭舌帽很快被啄得面颊流血，气急败坏捂着头就跑。陈大福一看白鹤掉头朝他来了，立刻钻进驾驶室。他按下开关，这辆经过改装的卡车立刻显出名堂。分体式车厢一打开，一只粘着羽毛的巨大机器怪鸟矗立在面前。陈大福在副驾驶的位子开始操作，怪鸟立刻腾空而起。这只机器怪鸟和飞机模型的原理差不多，嘴部有锋利的捕捉器，不但能钳制住鹤翅鹤足，还能射出强效麻醉弹。江城吃了一惊，原来这就是一直在扎龙兴风作浪的怪鸟！

白雪当然不是机器怪鸟的对手，身上被怪鸟抓出几处伤痕，很快处于劣势。虽然鹤群在附近上空盘旋，却犹豫不敢下来。江城心急如焚，这时一前一后两只鹤影飞掠而过，身姿潇洒优美。柳怡大叫：“是野鹤和朱颜！”野鹤力气极大，两足抵住怪鸟一蹬，居然蹬得怪鸟翻出去好几米远。雄鹤丹青一见它们舍命来救白雪，顿时被激发出不服输的斗志，直冲下来。

两对情侣鹤缠斗机器怪鸟，江城看得目不转睛。雄鹤丹青斗志昂扬，仰天一声鸣唳，白枕鹤们纷纷俯冲下来，围攻陈大福的手下，众人招架不迭。江城趁乱把柳兴旺背到后院，他的滑翔机就停在那里。“别管我，快，拢住鹤群！”柳兴旺拉住江城的手，吃力地说，“多厉害的鹤也不是铁鸟的对手，带它们去盐……盐城……”

六、紧急起飞

柳兴旺拼劲力气说完这几句话后，就昏迷了过去。柳怡不敢大声，压抑地哭泣：“爷爷，爷爷……”是救柳兴旺，还是救鹤群，江城难以取舍。“我那辆破车还在外面，把爷爷交给我吧，我送他去医院！我会去自首，报警，你们引领鹤群往盐城去吧！”陶俊杰眼眶通红，在他看来，作出这个决定也就等于把柳怡亲手交给了江城。

“俊杰！”柳怡只叫出这一声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“那只怪鸟要靠车里的计算机系统操作，追踪范围有限，你们只要逃出追踪范围就安全了！”陶俊杰凄然一笑，“去吧！”他背起柳兴旺，悲壮地大踏步向外走去。这时空中传来雌鹤朱颜凄惨的一声鸣叫，很明显它受伤了。江城不敢再耽搁，拉着柳怡上了滑翔机，嗡嗡升到高空。

天色已经透出清亮，江城清晰地看到雌鹤朱颜身上都被鲜血染红了，却依然和野鹤并肩而战。江城把口哨放进嘴里一吹，熟悉的哨声立刻回响在空中。雄鹤丹青似乎明白了江城的用意，用一声鸣叫发号施令，白枕鹤们立刻向着滑翔机聚拢。丹青白雪在前面引路，野鹤朱颜断后，大家首尾相顾，列队飞行。

江城加快速度，希望尽快飞出陈大福那只怪鸟的追踪范围，但它还是追上来了。经过刚才的惨烈搏击，怪鸟身上粘的羽毛已经尽数脱落，露出金属身体，看起来越发诡异。它最先靠近雌鹤朱颜，给予了致命一击。原本就伤痕累累的朱颜再也无法支撑，像一只断线的风筝直坠下去。雄鹤丹青和野鹤几乎同时俯冲下去，最终是丹青驼起了雌鹤朱颜。野鹤护送它们归队，立刻掉头直冲着怪鸟飞去。

野鹤伸展双翼，目光犀利冷峻，与机器怪鸟奋力搏击。这时雄鹤丹青发出一声凄厉哀绝的啼血尖叫，江城的心顿时一沉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柳怡颤抖着说：“朱颜可能不行了……”雄鹤丹青盘旋哀鸣，忽然脱离队伍向前面的山崖飞去。眼看就要撞上山崖，它却丝毫没有减速或者闪避，反而用尽力气向前冲去。江城顿时明白了它的意图，雄鹤丹青要撞崖殉情！

七、鹤翔九天

丹青背负着朱颜即将撞上山崖的刹那，江城几乎闭上了眼睛。忽然一道白光闪耀，白雪斜刺插入，挨了丹青重重一击，一起往下坠去。“白雪！”江城大叫一声，整颗心都揪了起来。经过这一次猛烈撞击，雌鹤朱颜的尸体早就坠落无踪。雄鹤丹青徘徊哀鸣，白雪贴着它飞翔，引导陪同，不离不弃。

江城不禁湿了眼眶，回头一看，野鹤正和机器怪鸟缠斗得难解难分，身上已经多处重伤了。正当江城和柳怡束手无策之时，雄鹤丹青终于跟着白雪腾空飞上来，一起夹攻机器怪鸟。野鹤在刚才的缠斗中发现怪鸟的背部是个盲区，没有任何的攻击能力，而丹青的殉情给了它启发。野鹤一个飘忽转身，俊美飘逸如一身